

X271
LJC

322709

64.571



红花溪畔



322709

X271
LJC



00382900



红花溪畔

本社編



漓江出版社

44.571

LJC

红 花 溪 畔

本 社 编

☆

漓 江 小 报 社 出 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 西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1 字数255,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400 册

书号: 10256·22 定价: 0.93元

目 录

牙科大夫.....	陆 地 (1)
红花溪畔.....	彭 甸 (21)
林中美人.....	武剑青 (42)
“咳.....”	陈肖人 (57)
卜丽仙招婿.....	周广生 (69)
换班.....	韦一凡 (81)
卖猪广告.....	蓝汉东 (95)
愉快的烦恼.....	黄飞卿 (107)
绣球里有一颗槟榔.....	聂震宁 (115)
雅模.....	林 红 (128)
注油记.....	李 竑 (137)
替.....	梅帅元 (145)
北京来的检察官.....	苏德祯 蓝阳春 (152) 李延柱
“小院舞厅”纪事.....	黄德昌 (181)
巷里梅香.....	黎国璞 (194)
游子回归心.....	黄绍武 (210)
离离乡间草.....	于 峪 (231)
又在开小差了, 秀秀.....	蒋锡元 (246)
香如故.....	王云高、刘容天 (260)
孝顺的媳妇.....	林仕亿 (283)
大婶.....	陈 多 (294)
船魂.....	廖铁星 (306)
编后记.....	(325)

牙 科 大 夫

陆 地

三十年前——一九五一年，我左下边一颗大牙龋齿，第一次同牙科大夫打交道。从此，三十年间，断断续续，总因龋齿而常看牙科：或作根管治疗，或拔除，或镶补，找牙科大夫的次数实在不少。大夫们知道我是搞文学的，有的借小说，有的抽空谈论电影、戏剧，对我这个病号特别感兴趣。有一次，我问一位大夫，说我遇到过一些医务人员，有不少人都喜欢文艺，不知是什么缘故。原先学医而后来成了文学家的，就有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当今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写过好些短篇小说，好象医生和文学有特别的缘份。

“讲缘份就讲不清了。恐怕是我们当大夫的，长年累月日日夜夜面对着愁眉苦脸的病人，下班休息的时候，就想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读读小说，调剂一下，轻松一下吧。如果说，我们当大夫的给病患者生理上解除痛苦，那么，作家就是在精神生活上给人以安

慰和鼓舞吧？”

说这话的，是一位三十六、七岁的年轻的牙科医生，人长得清秀，戴副白边眼镜，谈吐谨慎，举止斯文。是华西大学学的口腔外科专业，毕业那年正赶上全国解放，由于成绩优异，分配到首都口腔医院开始他的牙科大夫生涯。在给一位姑娘作门牙的根管治疗中，经过几次交谈，知道对方是在清华大学读经济学的，但对文学却特别爱好。大夫向她借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借一还，互相有了交情，不想竟成了伴侣。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关系，毕业分配的时候，本来把他爱人安排在首都中央经济部门工作。过了两年，她因在报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于是，雄心勃勃，企图挤上文坛，显示其抱负，趁机关精简下放干部之机，主动报名申请下放，志愿到边疆来，以便吸取写作源泉。丈夫为了迁就爱人的志趣，只好牺牲首都工作和生活的优越条件，随同妻子一道到了边疆。按他的说法，一个人只要能为别人得到幸福，使对方快乐，自己的损失也就得到了补偿。也许就由于这一信念的力量在驱使，这位牙科大夫的工作态度一直是好的，精力充沛，情绪高涨，对待病人很有耐心。一九六〇年春节，他领着夫人沈璧和女儿欣欣来我们家，知道我女儿盈盈外语成绩不佳，便主动提出每周抽空给盈盈做义务辅导。我说：“这不剥夺了你的休息、娱乐时间了吗？”他说：“不要紧，只要用得着，自己又能尽了心，也就是娱乐嘛。”看他态度是真摯的，并非敷衍的客套。春节过后，他果然每周三趟——二、四、六晚上，骑着自行车来履行他的许愿。从七点半到九点，一个半小时，风雨不误。有时，他辅导完了，见我没事紧要的事就聊上几句才走。

记得一回，我问他：“沈璧同志近来写些什么吧？好些日子不见了。”他说，她就穷忙，写不成东西的。说五八年那阵，她到了京郊，从通州来信，兴致勃勃讲她在那儿发现民间歌谣丰富极了，要在那里辅导社员作诗，争取放文艺卫

星，做到人人都成诗人。“你讲，这不是滑稽吗？”大夫说，他盯着我的眼睛。也许见我发窘，没等我开口，又说他看他爱人文学那样兴致勃勃，精神可嘉。“可是，老实讲，她后来写的东西……很遗憾，不敢恭维。”他看着我迟疑的目光，稍停一会，又喃喃自语似地说：“我以为小说、诗歌，应当是表现喜怒哀乐的东西，是写人和人之间悲欢离合的遭遇什么的吧？人在革命运动、阶级斗争中也不能没有个人的感情。如果文艺作品也尽是喊的政口号讲的革命理论，那，只要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就得了，何必还要文学家呢？老实说，当前有些东西我就欣赏不来。白天开会听报告，看报纸，听广播，道理都听得多了，晚上看电影、读小说，还是那些话，真是受不了。你说，墙上贴的这些卫生挂图，人物透视也许不差，但你能说它是美术作品吗？不能吧，这是机械的图解模式，缺乏起码的感情，怎么能算作文艺作品呢？《三国志》是一部历史著作，《三国演义》却是一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张飞大闹长坂坡，貂婵戏吕布，曹操横槊赋诗，都是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的人物，故事安排既合情又合理，叫人信以为真，情感上受它感染。当前流行的作品，有些就叫人感到虚伪造作，味同嚼蜡。我有空时是喜欢读小说的，却不大看当代流行的作品。正如我虽然尊重、支持沈璧的爱好，却不那么欣赏她的东西。她写了也不愿给我看，她抱怨我太苛求，筷子穿莲藕专挑眼。为此，我们往往闹得不欢而罢。”

听他这一番话，心想，他对文艺是未免苛求了，但也不无道理。

有一回同他一道去看苏联影片《攻克柏林》，完了，他开口就说不真实。“一个优秀工人入伍，开头当个普通一兵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战争的锻炼，战士的能力也应有所提高，这是生活的逻辑吧。何况，这是个战前就受过斯大林接见的优秀的炼钢工人，战争一开始就应征入伍，参加过斯大林

格勒那样大小的多次战役，军队又发展那么大，兵员扩大、补充那么多……可遗憾的是，历经四年的战争，一直打进了柏林，而战争却几乎没有使他发生多少变化，这就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了。当然罗，这也许是我又在吹毛求疵。但是，俗话说，一只死老鼠弄坏一锅汤。一个情节不合情理，整部作品就会失真是不是？对不起，我又在阁下面前发海水，班门弄斧，哈哈。”

“听你这样一讲，你可不仅是个牙科大夫啊。”我不禁脱口说道。

大夫却腼腆地说：“见笑，见笑。对文科来说，我这胡诌可是庸医误人了。”

以后，他爱人的单位搬家，离医院远，为了照顾爱人上、下班方便，他把医院的房子退了，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一来离我们家也远，二来我女儿上了高中，到学校住宿去了，他就没再来，我们见面聊天的工夫就少了。

那天，我的晨跑去迟了半小时，马路开始出现三、五个赶早班的人影了。在街头拐角地方，一个呼声把我叫住，抬头一瞧，一位斯文俊秀的高挑个伫立在我面前，旁边还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叫我一声：“伯伯，你好！”

“哎哟，古大夫！你们父女俩也——”

“不，”古思今大夫抢着说，他不是晨跑来的，因为搬了家，孩子转到新的学校，他带她先试走一趟，看需要多少分钟，好计算每天出门的时间。我对他笑着说：

“阁下真不仅是好大夫，还是个好父亲呐，处处都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

“老婆孩子算什么别人啊，你不说我太自私吧？唔，沈璧最近写篇东西，想烦你给她看看。”

“你看呢？”

“我看不怎样。”

“写的什么？”

“写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赶浪头的玩意。其实，她出生在城市，对农民生活原来就是陌生的，现在下去才几天，东西南北，方向还认不清，人生地不熟，感情从何而来？没有真情实感，怎能写成文艺作品嘛。文学创作不能跟我拔牙那样，凭机械和力气吧？”

“那，你为什么不同她谈谈？”我陪着他父女往前走，边走边谈。

“没用。”古思今说。停了一会儿，又说：“不知阁下有没有这样体会：两口子谈问题很难靠拢。同样的道理，别人讲，容易接受，自己人说，偏偏不以为然。她要同你保持平等，听了你的，自己就象比你矮了一节似的。可笑的自尊，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次见面以后不久，我下乡搞四清运动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没有相见的机会。“文化大革命”一开头，我首当其冲，被公开点名批判，戴了文艺黑线人物、三反分子的高帽，成了“过街老鼠”。自己丧失了自由，亲友们也断绝了往来，思今大夫当然也是见不着了。

一九六七年春天，对我批斗的冰雹告一段落了。造反派内部开始打派仗，对我个人的专政放松一些了，放到郊区一个养鱼场去劳动。规定每天到附近的村头田边割一担草或捡满一担牛粪往塘里投放，就算交了差事。

一天，早露才收，我已经割满了一担蒿草，正打村前大队部的门口过，看到大榕树下——村人夏季乘凉憩息的地方，一群小孩围着一个圈，眼睁睁地瞅着一个师傅给他们的伙伴理发。他们边看边吵，惹得坐在旁边破篾编筐的老头，抖动一束长长的篾片，对小孩嚷道：“吵什么！走，走。谁要剃头，按先后轮着来。”

“对对，要理发可不得造反，排队，一个一个来。该谁了？”师傅理完了一个，将深蓝色塑料围布取下，抖了抖；

抬头见我来到跟前，不禁一愣，伸着食指正一正眼镜（眼镜左边的腿架断了，用细绳子绑起，套到耳朵上），睁着疑惑的目光瞅着我，嘴唇啜嚅，说不出话。在他眼里，也许我的外貌变多了。但是，我一眼却把他认出来了，激动使我忘了禁忌，脱口叫了一声：

“古大夫！……”

“噢，是你啊，久违，久违！”

我把担子撂下，他上前一步，伸出长长的胳膊抓住我的双手，紧紧握住不放。上下把我打量一番，眼眶噙着泪水。

“你，头发太长了。来，给你理理。”

“不，不，该我。他后来，没排队。”一个小孩坐上了条凳。

古思今看着我。我说：“先给他们理吧。”

“我是尽义务的。”思今小声对我说。

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向理发师傅指着我说：“他是牛鬼蛇神，你敢为他服务？”

旁边编筐的老头瞪小孩一眼，生气地使劲抖动一捆篾片，吼一声：“阿木，你吠什么？你再也不老实，就叫师傅不剃你的癞痢头。”

孩子们都剪完了，轮到我的时候，古思今才悄悄告诉我：有半年多了，每逢星期天，门诊轮不到他值班的时候，他就下附近几个大队来，为老乡们理发。有空跟纯朴的农伯聊聊，总比在家白呆着踏实些。我问他：“从前不是拿小说当朋友聊天吗？”他说，什么书都被看成“四旧”，论斤当废纸回炉了，小说没得看了。这，对我个人是领教过来了的，对一个医生，也未能幸免，却是料想不到。但是，他总还有个平静而温暖的家吧，何至于精神无所寄托呢？这心思，虽然想不开，都未向他深问。倒是他关心到我的牙病，问有没有新的病灶。我说，右下边第五颗牙又找麻烦来了，早晚漱口，一碰上冷水就酸疼。上个月出现牙周炎，几个晚上都睡不成

觉，服止痛片，却引起局部皮肤过敏，打了青霉素才使炎症消了。他说，治标不是办法，不根治，日后还得复发。他叫我去医院彻底治一治，说龋齿不同于其他病症，不可能自愈，早发现早治疗，是上策。

既然如此，我终于请得看牙科假条，跑医院去了。头一回门诊，说是龋齿，照了X光片，一个医师看了说，拔掉省事；另一个却说，做根管治疗还可以挽救，拔掉就没有了。两人争执不下。古大夫在旁边，赞同后者的主张。不过，说是要跑四、五趟才完事，而且他们医院做根管治疗，每天只能预约十个人。病人每天半夜就得来排队，来迟了拿不到号。问我有没有这份工夫和耐心。我心想，既有希望治愈，何必自暴自弃呢，牙齿也是帮助消化的工具，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生活的欲望强烈地怂恿着我，于是，点点头表示接受治疗。

“那就得早啊！”古思今伸出食指正正眼镜，睁着热切而会心的目光望着我。

我点头答应转身就走。走了很长一段路，不，一直回到养鱼场大门，他那非同寻常的目光似乎还盯在我背上，仿佛每天晨跑，见到的最后一颗、消失于微明的天边的启明星。

回到养鱼场跟同伙们谈起来，大家把看牙科的艰苦，讲得很玄乎。说拿牙科号，可是一场紧张的战斗，非得半夜起床就走不可。还说有的人干脆就在挂号厅里席地过夜，等着窗口开开。年来生活教会了我，危言未可轻信。不过，我还是比我习惯的晨跑时间提前一个钟点出门，往医院跑。到门诊处一瞧，哎唷，可不是怎的，五官科的窗口已经排了长龙了，挂钟的指针才指在四点上。还好，最后一个——第十号的牌子轮到我手上了。心上挂的石头落了地，总算没有白跑。七点半开诊，还得三个半钟头，等吧，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好在候诊的走廊一排椅子上找个坐位，用幻想来打发时光。

这时候，古思今和他夫人沈璧，以及他们的女儿欣欣的

音容笑貌一齐都到面前来了——

“请大诗人发言吧。你——”沈璧对我说，同时瞟了丈夫一眼：“老脑瓜，跟你谈不到一块。文艺是生活的镜子，你不紧跟时代行吗？鲁迅早就讲过，没有现在也就没有将来。你不赶时髦就得落后。不要自鸣清高。……”沈璧娇嗔的丰采，活现在我眼前。她好胜逞能，有生气勃勃的朝气，有爽利、敏锐的谈锋，娴雅中不免有点掩饰不住的造作。不过，大概这只是瑰玉的瑕疵吧，也许正因为有这一丁点儿缺陷之嫌，倒反显出她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如今，她怎样了呢？还是那样急于求成，不甘寂寞吗？这场触动灵魂的大革命会不会挫折她的锐气呢？那天在村头好不容易见到古思今，为什么不问候一声啊，未免粗心怠慢了。说不定她会抱怨丈夫，没把她的景况告诉我呢！还有，他们那宝贝女儿欣欣，该读四年级了吧？……

我就这样枯坐在暗淡的走廊的候诊椅子上，独自遐想。病号越来越多，坐位越来越挤，来得早坐得久了的人也不敢离坐走动走动。你一离开，坐位就被占了，回头只好靠边站。七点开始，医务人员陆续到来，打开房门，穿上罩衣，分别戴上大夫、护士不一样的帽子；先集体朗诵“老三篇”和语录，然后才戴上口罩，朝走廊那些等候多时的病号叫号。我是镶补室的第十号，也是末尾的一个，不会那么快轮得上自己，心里倒也不焦急，也不大留意旁边的人谁托着腮帮进去了，谁又咬紧牙出来。只管自己做气功似的端坐不动，独自遐想。一直等到第九号被叫进屋了，才从遐想中醒过来，聚精会神地面对现实，急切地看着人出来，静听护士叫号。这时，突然来了三个气派非凡的角色，目空一切地大模大样直往镶补室涌去。不一会，九号出门来了，往痰盂吐水。我立即站起，正要往房间进，不想，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大夫探出脑袋来，几乎碰到我的额角，露着难为情的小眼，对我说：

“你是十号吗？对不起，请等等。唔，不，今天恐怕轮

不上了，明天再来吧。”说完正要转回头去。

我朝他追问一句：“那，明天，我算头一号吗？”

“不，明天另外挂号。”

“哎哟，大夫……”

大夫没耐烦（没工夫）听我哀求，赶紧忙不迭地照顾那位已经坐在椅子上，表现很不耐烦的病人去了。旁边另一位大夫抬起头来，一见是我，透过白边近视眼镜以目示意，叫我不做声；然后走过来，拍我肩膀，把我拉走两步，除下大口罩，我一瞧，原来是古思今。

“你——”我正想请他帮忙通融一下。他却不让我多嘴，悄悄同我耳语：“工宣队的大员，没办法……这样吧，这个星期天我值班。你午晌十二点来，我给你做。”

等到星期天我去了。这时正是午休，停止了门诊，治疗室很清静，除了值班大夫和护士俩就没别的人。护士在别的房子收拾医疗器械，治疗室只我和古大夫。他一边给我病牙打钻，一边悄悄问道：“这一下你可受苦了吧？”我等他换钻头的空隙才开得口说了一句：“历史的悲剧！”停了一会，看他不作声，我又喃喃自语地说：“记得金圣叹临刑时讲，‘杀头至痛也，吾于无意中得之，大奇！’”他对我凝视片刻，流露苦笑，仍旧无话可说。用注射器从口盅吸起温水往我患牙周围冲洗，让我嗽了口，再塞进药棉，给龋齿病灶车起来。一分钟三十万转的钻头，丝丝发响。

“你不知道吧，”大夫静静地同我谈话：“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段日子，我也很玄啊，硬说我是你的文艺黑线的吹鼓手，又说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走卒，又说是苏联特务，帽子一顶比一顶大……”

我惶惑地望着他。他体会了我无言的询问，稍停片刻才解释道：

“大概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口腔医院时到过苏联开办的国际红十字医院见习几个月，在那里给中央组织部长补过

牙……”

我想：这，又是谁给揭的呢？但是，一分钟30万转的钻头仍在丝丝地响，舌头不听你使唤。

“现在，同你在一道的是什么人？”他突然问，盯我一眼，不由伤感地叹口气，接着，怀着好心规劝我说：“平时讲话得留点意啊。”

听得出，他话里有话，可是，生活已给我不少教训，用不着向他盘根究底的。

大夫车完了牙冠龋齿的病灶，取出药棉，又用注射器从口盅吸起温水冲洗，让我漱口。完了，挪动小圆凳，靠我身边坐下；从小小玻璃水盂捡起细如发根的不锈钢针头，跟X光小底片的牙根比了比长短，才开始往病灶深处钻探。

“一个护士结婚，对方也是低工资，”他说。“我好心送三十元给她办喜事，却成了收买拉拢喽啰的罪证！”停了一会，他又自我安慰地小声说：“不过，我也并不后悔！”

探完了根管，搓根细细的棉针，蘸上药水，敷住病灶。第一次治疗就结束了。古思今对我嘱咐：

“下星期三再来换药。星期二也行。不过，还要早点，争取不再拿十号，哈哈。”

他好象还有话要跟我深谈，护士却进来了，我只好告辞。他却依依不舍，把我送下楼，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含情欲说心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到大门口，分了手，他才记起来似的，诚挚地追问：

“唔，嫂夫人和盈盈好吧？请代向她们问候！”

“好，好，谢谢，她们还好。”我回头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

走到路上，不禁懊悔，觉得自己太粗心了。为什么忘了问候他夫人呢？一个热情奔放，逞能好胜的女性形象，马上在眼前活跃起来，那笑靥迎人的丰采，那高谈阔论的谈吐，是不容易使人淡忘的。在这场大风暴中，哪个人都不免卷进

了漩涡。她到底过得怎样？为什么古思今他也闭口不谈呢？下星期三见他一定问问。我一边走一边想。

下星期三凌晨，我比上次提前一个钟头去门诊排队，拿到第三号。这回只换药，也没遇到突如其来的闯入者的拦截，过程很顺利。可是，古思今大夫却未见到，他爱人的消息也就无从问起。接着，三天两头去换了三、四次药，总也没再碰见。最后一次是取下假补的胶粘，补上合金粉，把病灶填充，疗程就算完了。我迟疑了半天才试探地向主治医师打听古大夫的消息。说是这个月轮到他在病房，不来看门诊。看这位医师挺热情好说话，于是问他：

“古大夫爱人也还好吧？还有他女儿欣欣？”

“这，怎么说呢，”主治医师迟疑一下，终于说道：“沈璧，……她……你不知道？这回，可是出了大风头罗。串连了全国，游了名山大川，跟些人搞什么‘三结合’，写了一出‘三突出’的样板戏，听说上北京参加调演，得到文艺旗手接见什么的，总之，风头不小。”

“是吗？”我不由大吃一惊。“是怎么一出戏，报上没见她名字？”

“现在都是提倡‘三结合’，三名三高不时兴了，哪有署个人名字的。不过，虚名没有，实际却很吃香，比老古强多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透了口气。“他女儿呢？”

“女儿倒还肯听父亲的话，规规矩矩在家自修外语。”

“那，古大夫他两口……”

我的话没说完，主治医师听护士来说有电话找，就对我说了声“对不起”，走了。

我的治疗既已完成，不便逗留，只好怀着一团疑问离开。主治医师提供的消息，一直萦绕着我耳边。但，当时的处境又不可能让我的疑团得到解开，不久也就不再徒劳去猜它了。因为那些年月，自己的命运，社会的问题，国家的前途等等

严重得多的问题，尚且捉摸不定，对别人的事，也就逐渐淡漠下来。

从此，七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都没机会再见面了。一九七七年初夏，我终于侥幸死去活来——重操旧业，下乡访问农村。头天，下榻县委招待所；半夜，被一阵惊慌的嘈杂声闹醒。原来是隔壁住的所长突然发病，县医院副院长同一位老中医来“看闻问切”，说是绞肠痧，就是西医讲的阑尾炎。病情急剧，中药无能为力。副院长说，既然如此，除非开刀动手术，没别的办法。但县医院外科设备条件差，外科主任又不在，到医学院进修去了，别的大夫开刀没把握。所长爱人极力主张把人送去地区医院。副院长担心病人在车上颠簸，途中出危险，如何是好？大家只干着急。旁边一个公社书记说，他公社卫生院有个省医院下放来的大夫，能拔牙也能给难产的孕妇破肚取婴儿，本事过得硬，周围社员有病都愿找他。请他来看看不好吗？老中医师嘟哝道：“再大的本事也不过是个牙医罢了。山中无柴茅草贵。唉，死马当作活马医也罢！”副院长果断地马上叫救护车来把病人送医院。所长爱人也陪伴着去了。所里又恢复了深夜的宁静。我却再也睡不成了，脑子顿然活现着淡漠多年的牙科大夫古思今的影子，七年前他最后送我出门诊部时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当时他那沉静而真挚的神情，又出现在我眼前……

吃罢早餐，所长爱人回来了。进门一见到我就喜笑颜开地说，病人脱险了，幸亏公社卫生院那个大夫，做事干脆利落，大胆给开了刀，把化了脓的盲肠割了，人已经清醒过来。

“真该千谢万谢那个大夫啊，没有他，让别人七嘴八舌瞎嚷嚷就耽误了！那大夫真是个好人啊。”

“他姓什么？”我问道。

“你看，该死，心一乱忘了问了。人长的挺秀气，戴的眼镜。”

公社书记在旁边插嘴说：大夫姓古，从省里下来快一年了；又说他不但是个医生，还是个义务的理发员……我猜想，一定是古思今！信口就说：“我认得他。”公社书记说：“你不是要到我们公社去吗，那正好，你们可以见到了。”

“不，我现在就去医院看他。”我激动得马上就要走。

“不用去，”所长爱人拦住我说。“他连早餐也没吃就走了，说公社有病人等他。”

本来我打算在县里再待一天才下公社的，一听古思今在那里，迫不及待地当天就走了。公社离县城三十多里地，步行半天也就到了。一到，立刻就往卫生院跑，到门房一问，看门的老伯说，吃罢午饭才放筷子，又叫附近大队的赤脚医生拉走了，说那边有个人给鱼骨卡了喉咙，务必请他去一趟。这样，我只好回公社来休息。昨晚没睡好，又走了大半天，实在太乏，一下子就睡得很熟。当我翻身醒过来时，古思今已经坐在床前的椅子上，翻阅我带来的一本《天安门诗抄》。

“古大夫，”我不禁惊呼，马上起身下床，拉他的手，凝视他的眼睛。

“休息好了吧。”他含笑让我坐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回，你可是离开了牛棚了吧？算了，算了，还是先去我那儿再好好聊聊。你没事吧？”

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走了。经过菜市，他顺便买了一条八两多重的斑鱼，又买了小把紫苏、葱、蒜和西红柿一类蔬菜回到他的住房。这是一间新起的单间平房。厨房是在另外地方的，他为了同我聊天，把切菜的砧板搬到房间来，放在小矮凳上，一边剖斑鱼——刮鳞、剥皮、去骨、切片，一边向我问这问那。

“我们有七年不见了吧。自从那次补牙以后，后来，你又——”他问。

“一言难尽。”我打断他的话。“你呢？”我反问他。

“彼此彼此。哎，别提了，往事不堪回首。这回，妖魔